

閑話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維護

梁 思 成

今年三月，有机会随同文化部的几位领导同志以及茅以昇先生重訪闊別三十年的赵州桥，还到同样闊別三十年的正定去轉了一圈。地方，是旧地重游；两地的文物建筑，却真有点像旧雨重逢了。对这些历史胜地、千年文物來說，三十年仅似白駒过隙；但对我們这一代人來說，这却是变化多么大——天翻地复的三十年呀！这些文物建筑在这三十年的前半遭受到令人痛心的摧殘、破坏。但在这三十年的后半——更准确地說，在这三十年的后十四年，也和祖国的大地和人民一道，翻了身，获得了新的“生命”。其中有許多已經更加健康、壮实，而且也显得“年輕”了。它們都将延年益寿，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最輝煌的典范繼續发出光芒，受到我們子子孙孙的敬仰。我們全国的文物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文物建筑的維護和重修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三十年前，当我初次到赵县測繪久耳大名的赵州大石桥——安济桥的时候，兴奋和敬佩之余，看見它那危在旦夕的龙鍾殘疾老态，又不禁为之黯然悵惘。临走真是不放心，生怕一別即成永訣。当时，也曾为它試拟过重修方案。当然，在那时候，什么方案都无非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而已。

解放后，不但欣悉名桥也熬过了苦难的日子，而且也經受住了革命战火的考驗；更可喜，不久，重修工作开始了；它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小放牛》里歌

頌的“玉石栏杆”，在河底污泥中埋沒了几百年后，重見天日了。古桥已經返老还童。我們这次还重驗了重修图紙，檢查了現狀。誰敢說它不能繼續雄跨洺河再一个一千三百年！

正定龙兴寺也得到了重修。大觉六师殿的瓦礫堆已經清除，轉輪藏和慈氏閣都煥然一新了。整洁的伽藍与三十年前相比，更似天上人間。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文物工作者，我們是否已經做得十全十美了？当然我們不会那样狂妄自大。我們完全知道，我們还是有不少缺点的。我們的工作还剛剛开始，还缺乏成熟的經驗。怎样把我們的工作进一步提高？这值得我們認真钻研。不揣冒昧，在下面提出几个問題和管見，希望拋磚引玉。

整旧如旧与煥然一新

古来无数建筑物的重修碑記都以“煥然一新”这样的形容詞来描繪重修的效果，这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首先，在思想要求方面，古建筑从来沒有被看作金石书画那样的艺术品，人們并不像尊重殷周銅器上的一片綠锈或者唐宋书画上的蒼黯的班漬那样去欣賞大自然在一些殿閣樓台上留下的烙印。其次，是技术方面的要求，一座建筑物重修起来主要是要坚实屹立，繼續承受岁月風雨的考驗，結構上的要求是首要的。至于木結構上

的油飾彩画，除了保护木材，需要更新外，还因剝脫部分，若只片片补画，将更显寒儉，若补画部分模仿原有部分的古香古色，不出数載，則新补部分便成漆黑一团。大自然对于油漆顏色的化学、物理作用是难以在巨大的建筑物上摹拟仿制的。因此，重修的結果就必然是煥然一新了。“七七”事变以前，我曾跟随楊廷宝先生在北京試做过少量的修繕工作，当时就琢磨过这問題，最后还是采取了“煥然一新”的老办法。这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但直至今日，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煥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鏡用擦銅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損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这也是一个形式与內容的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怎样处理？有哪些技术問題需要解决？很值得深入地研究一下。

在磚石建筑的重修上，也存在着这問題。但在技术上，我认为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在赵州桥的重修中，这方面沒有得到足够的重視，这不能說不是一个遺憾。

我认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为我們的原則。这在重修木結構时可能有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但在重修磚石結構时，就比较少些。

就赵州桥而論，重修以前，在結構上，由于二十八道并列的券向兩側傾离，只剩下二十三道了，而其中西面的三(?)道，还是明末重修时換上的，当中的二十道，有些石块已經破裂或者風化，全桥真是危乎殆哉。但在外表形象上，即使是明末补砌的部分，都呈現蒼老的面貌，石质則一般还很坚实。兩端桥墩的石面也大致如此。这些石块大小都不尽相同，砌縫有些參差，再加上千百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赋予这桥一种与它的高龄相适应的“面貌”，表现了它特有的“品格”和“个性”。作为一座古建筑，它的历史性和艺术性之表现，是和这种“品格”、“个性”、“面貌”分不开的。

在这次重修中，要保存这桥外表的飽經風霜的外貌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它的有利条件之一是桥券的結構采用了我国发券方法的一个古老傳統，在主券之上加了繖背（亦称伏）一层。我們既然把这层繖背改为一道鋼筋混凝土拱，承受了上面的荷載，同时也起了搭牵住下面二十八道平行并列的单券的作用，則表面完全可以用原来券面的旧石貼面。即使旧券石有少数需要更換，也可以用桥身他处拆下的旧石代替，或者就在旧券石之間，用新石“打”几个“补釘”，使整座桥恢复“健康”、坚固，但不在面貌上“还童”、“年輕”。今天我們所見的赵州桥，在形象上絕不給人以高龄1300岁的印象，而像是今天新造的桥——形与神不相称。这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

与此对比，山东济南市去年在柳埠重修唐代观音寺(九塔寺)塔是比较成功的。这座小塔已經很殘破了。但在重修时，山东的同志們采取了“整旧如旧”的原則。旧的部分除了从內部結構上加固，或者把外面走动部分“归安”之外，尽可能不改，也不換料。补修部分，則用旧磚补砌，基本上保持了这座塔的“品格”和“个性”，給人以“老当益壮”，而不是“还童”的印象。我們應該祝賀山东的同志們的成功，并表示敬意。

一切經過試驗

在九塔寺塔的重修中，还有一个好經驗，值得我們效法。

九个小塔都已殘破，沒有一个塔刹存在。山东同志們在正式施工以前，在地面、在塔上，先用磚乾摆，从各个角度观摩，看了改，改了看，直到滿意才定案，正式安砌上去。这样的精神值得我們学习。

誠然，九座小塔都是极小的东西，做試驗很容易，像赵州桥那样龐大的結構，做試驗就很难了。但在赵县却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西門外金代建造的永通桥（也是全国重

点保护文物),真是“天造地設”的“試驗室”。假使在重修大桥以前,先用这座小桥試做,从中吸取經驗教訓,那么,現在大桥上的一些缺点,也許就可以避免了。

毛主席指示我們“一切要通过試驗”,在文物建筑修繕工作中,我們尤其應該牢牢記住。

古为今用与文物保护

我們保护文物,无例外地都是为了古为今用。但用之之道,則各有不同。

有些本来就是純粹的艺术作品,如书画、造像等,在古代就只作观赏(或膜拜,但膜拜也是“观赏”的一种形式)之用;今用也只供观赏。在建筑中,許多石窟、碑碣、經幢和不可登临的实心塔,如北京的天宁寺塔、妙应寺白塔、赵县柏林寺塔等屬於此类。有些本来有些实际用处,但今天已不用,而只供观赏的,如殷周鼎爵、汉鏡、带鈎之类。在建筑中,正定龙兴寺的全部殿、閣,北京天坛祈年殿、皇穹宇等屬於此类。当然,这一类建筑,今天若硬要給它“分配”一些实际用途,固然未尝不可,但一般說来,是难以适应今天的任何实际需要的功能的。就是北京故宮,尽管被利用为博物館,但絕不是符合現代博物館的要求的博物館。但从另一角度說,故宮整个組群本身却是更主要的被“展覽”的文物。上面所列举的若干类文物和建筑之为今用,應該說主要是为供观赏之用。当然我們还对它进行科学研究。

另外还有一类文物,本身虽古,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但直至今天,还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全国无数的古代桥梁是这一类中最突出的实例。虽然許多园林中也有許多純粹为点綴風景的桥,但在横跨河流的交通孔道上的桥,主要的乃至唯一的目的就是交通。赵县西門外永通桥,尽管已殘破歪扭,但就在我們在那里視察的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就有五六輛載重汽車和更多的大車

从上面經過。重修以前的安济桥也是經常負荷着沉重的交通流量的。

而現在呢,嶄新的桥已被“封鎖”起来了。虽然旁边另建了一道便桥,但行人車馬仍感不便。其实在重修以前,这座大石桥,和今天西門外的小石桥一样,还是經受着沉重的負荷的。現在既然“脫胎換骨”,十分健壮,理应能更好地为交通服务。假使为了慎重起見,可使載重汽車和載重兽力車繞行便桥,一般行人、自行車、小型騾馬車、牲畜、小汽車等,还是可以通行的。桥不是只供观赏的。重修之后,古桥仍須为今用——同时發揮它作为文物建筑和作为交通桥梁的双重的,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作用。当然在保护方面,二者之間有矛盾。負責保管这桥的同志只能妥筹办法,而不能因噎廢食。

文物建筑不同于其他文物,其中大多在作为文物而受到特殊保护之同时,还要被恰当地利用。应当按每一座或每一組群的具体情况拟訂具体的使用和保护办法,还应当教育群众和文物建筑的使用者尊重、爱护。

塗脂抹粉与輸血打針

几千年的历史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建筑。国务院在1961年已經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文物建筑第一次真正受到政府的重視和保护。每年国家預算都撥出巨款为修繕、保管文物建筑之用。即使在遭受連年自然災害的情况下,文物建筑之修繕保管工作仍得到不小的款額。这对我們是莫大的鼓舞。这些錢从我們手中花出去,每一分錢都是工人、农民同志的汗水的結晶,每一分錢都應該花的“鐺鐺”地响,——把鋼用在刀刃上。

問題在于,在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維護中,特別是在我国目前經濟情况下,什么是“刀刃”?“刀刃”在哪里?

我們从历代祖先继承下来的建筑遺產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但同时也是一个分量

不輕的“包袱”。它們絕大部分都是已經沒有什麼實用價值的東西；它們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價值就是歷史或者藝術價值。它們大多數是千幾百年的老建築；有磚石建築、有木構房屋；有些還比較硬朗、結實，有些則“風燭殘年”，危在旦夕。對它們進行維修，需要相當大的財力、物力。而在人力方面，按比例說，一般都比新建要投入大得多的工作和時間。我們的主觀願望是把有價值的文物建築全部修好。但“百廢俱興”是不可能的。除了少數重點如趙縣大石橋、北京故宮、敦煌莫高窟等能得到較多的“照顧”外，其他都要排隊，分別輕重緩急，逐一處理。但同時又須意識到，這裡面有許多都是危在旦夕的“病號”，必須準備“急診”、隨時搶救。搶救需要“打強心針”、“輸血”，使“病號”“苟延殘喘”，穩定“病情”，以待進一步恢復“健康”。對一般的磚石建築說來，除去殘破嚴重的大跨度發券結構（如重修前的趙縣大石橋和目前的小石橋）外，一般都是“慢性病”，多少還可以“帶病延年”，急需搶救的不多。但木構架建築，主要構材（如梁、柱）和結構關鍵（如脊或檁）的開始蛀蝕腐朽，如不及時“治療”，“病情”就會迅速發展，很快就“病入膏肓”，救藥就越來越困難了。無論我們修繕文物建築的經費有多少，必然會少於需要的款額或材料、人力的。這種分別輕重緩急、排隊逐一處理的情況都將長期存在。因此，各地文物保管部門的重要工作之一就在及時發現這一類急需搶救的建築和它們“病症”的關鍵，及時搶修，防止其繼續破壞下去，先把它穩定下來，如同輸血、打強心針一樣，而不應該“塗脂抹粉”，做表面文章。

正定龍興寺除了重修了轉輪藏和慈氏閣之外，還清除了大覺六師殿遺址的瓦礫堆，將原來的殿基和青石佛壇清理出來，全寺環境整潔，這是很好的。但摩尼殿的木構柱梁（過去雖曾一度重修）有許多已損壞到岌岌可危的程度，戒壇也够資格列入“危險建築”之列

了。此外，正定城內還有若干處急需保護以免繼續壞下去的文物建築。今年度正定分到的維修費是不太多的，理應精打細算，尽可能地做些“輸血、打針”的搶修工作。但我們所了解到的却是以經費中很大部分去做修補大覺六師殿殿基和佛壇的石作。這是一個對於文物建築的概念和保護修繕的基本原則的問題。古埃及、希臘、羅馬的建築遺物絕大多數是殘破不全的，修繕工作只限於把傾倒坍塌的原石歸安本位，而絕不應為添制新的部分。即使有時由於結構的必需而“打”少數“補釘”，亦僅是由於維持某些部分使不致拼不攏或者搭不起來，不得已而為之。大覺六師殿殿基是一個殘存的殿基，而且也只是一個殘存的殿基。它不同於轉輪藏和慈氏閣，絲毫沒有修補或再加工的必要。在這裡，可以說鋼是沒有用在刀刃上了。這樣的做法，我期期以為不可，實在不敢贊同。

正定城內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開元寺鐘樓。許多位同志都認為這座鐘樓，除了它上層屋頂外，全部主要構架和下檐都是唐代結構。這是一座很不惹人注意的小樓。我們很有條件參照下檐斗拱和檐部結構，並參考一些壁畫和實物，給這座小樓恢復一個唐代樣式屋頂，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它的本來面目。以我們所掌握的對唐代建築的知識，肯定能夠取得“雖不中亦不遠矣”的效果，總比現在的樣子好得多。估計這項工程所費不大，是一項“事半功倍”的值得做的好事。同時，我們也可以借此進行一次試驗，為將來重修或恢復其他唐代建築的工作取得一點經驗。我很同意同志們的這些意見和建議。這座鐘樓雖然不是需要“輸血打針”的“重病號”，但也可以算是值得“用鋼”的“刀刃”吧。

紅花還要綠葉托

一切建築都不是脫離了環境而孤立存在的東西。它也許是一座秀麗的樓閣，也許是一座挺拔的寶塔，也許是平鋪一片的紡織廠，

也許是四根、六根大烟囱并立的現代化热电站，但都不能“独善其身”。对人们的生活，对城乡的面貌，它們莫不对环境发生一定影响；同时，也莫不受到环境的影响。在文物建筑的保管、维护工作中，这是一个必須予以考虑的方面。文化部規定文物建筑应有划定的保管范围，这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划定范围的具体考虑，我想补充几点。除了应有足够的范围，便于保管外，还应首先考虑到观赏的距离和角度問題。范围不可太小，必須給观赏者可以从至少一个角度或两三个角度看見建筑物全貌的足够距离，其中包括便于画家和摄影家繪画、摄影的若干最好的角度。

其次是綠化問題。文物建筑一般最好都有些綠化的环境。但綠化和观赏可能发生矛盾，甚至对建筑物的保护也可能发生矛盾。去年到薊县看見独乐寺观音閣周圍种树离閣太近了，而且种了三四排之多。这些树长大后不仅妨碍观赏，而且树枝会和閣身“打架”，几十年后还可能挤坏建筑；树根还可能伤害建筑物的基础。因此，綠化应进行設計：大树要离建筑物远些，要考虑将来成长后树型与建筑物体型的协调，近处如有必要，只宜种些灌木，如丁香、刺梅之类。

殘破低矮的建筑遗址，有些是需要一些綠化来衬托衬托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正定龙兴寺北半部已有若干棵老树，但南半大觉六师殿址周圍就显得秃了些。六师殿址前后若各有一对松柏一类的大树，就会更好些。殿址之北，摩尼殿前的东西配殿遗址，現在用柏树籬一周圍起，就使人根本看不到殿址了。这里若用树籬，最好只种三面，正面要敞开，如同三扇屏風，將殿基遗址衬托出来。

綠化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也有民族形式問題。我国傳統的綠化形式一般都采取自然形式。西方将树木剪成各种几何形体的办法，一般是难与我国环境协调，枯燥无味的。但我們也不应一概拒絕，例如在摩尼殿前配

殿基址就可以用剪齐的树屏風。但有些在地面上用树木花草摆成几何图案，我是不敢贊同的。

有若无，实若虛，大智若愚

在重修文物建筑时，我們所做的部分，特别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們加上部分，它們在文物建筑本身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我們应该正确認識的問題。这和前面所談“整旧如旧”事实上是同一問題。

游故宫博物院书画館的游人无不痛恨乾隆皇帝。無論什么唐、宋、元、明的最珍贵的真迹上，他都要題上冗长的歪詩，打上他那“乾隆御覽之宝”、“古稀天子之宝”的图章。他应被判为一名破坏文物的罪在不赦的罪犯。他在爱惜文物的外衣下，拚命的表現自己。我們今天重修文物建筑时，可不要犯他的錯誤。

前一两年曾見到龍門奉先寺的保护方案，可以借來說明我一些看法。

奉先寺卢舍那佛一組大像原来是有木构樓閣保护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推測甚至可能从会昌灭法时），就已經被毀。一組大像露天危坐已經好几百年，已經成为人們脑子里对于龍門石窟的最主要的印象了。但今天，我們不能让这組中国雕刻史中最重要杰作之一繼續被大自然損蝕下去，必須設法保护，不使再受日晒雨淋。給它做一些掩盖是必要的。問題在于做什么？和怎样做？

見到的几个方案都采取柱廊的方式。这可能是最恰当的方式。这解决了“做什么”的問題。

至于怎样做，許多方案都采用了粗壮有力的大石柱，上有雕飾的柱头，下有华丽的柱础；柱上有相当雄厚的檐子。給人的印象略似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柱廊。唐朝的奉先寺装上了今天常見的大礼堂或大剧院的門面！这不仅“喧宾夺主”，使人們看不見卢舍那佛的組像，而且改变了龍門的整个气氛。我們

正在进行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在建設中我們的确應該把中国人民的偉大气概表达出来。但这應該表现在长江大桥上，在包鋼、武鋼上，在天安門广场、长安街、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館上，而不應該表现在龍門奉先寺上。在这里，新中国的偉大气概要表现在尊重这些文物，突出这些文物。我們所做的一切維修部分，在文物跟前应当表现得十分謙虛，只做小小“配角”，要努力做到“无形中”把“主角”更好地衬托出来，絕不應該喧宾夺主影响主角的主角地位。这就是我們偉大气概的最偉大的表现。

在古代文物的修繕中，我們所做的最好

能做到“有若无，实若虛，大智若愚”，那就是我們最恰当的表现了。

解放以来，負責保管和維修文物建筑的同志們已經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积累了很多經驗，而我自己在具体設計和施工方面却一点也沒有做。这次到赵县、正定走馬观花一下，回来就大发謬論，累牘盈篇，求全責备，吹毛求疵，实在是荒唐狂妄之极。只好借楊大年一首詩来为自己开脫。詩曰：

鮑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
若教鮑老当筵舞，定比郎当舞袖长！

(上接 17 頁)

安隱寺經幢	臨平	唐	大中十四年(860年)(即咸通元年)
覺苑寺雙幢	肖山	唐	咸通二年(861年)
安國寺經幢	海寧鹽官	唐	咸通六年(865年)
永寧寺經幢	德清	唐	咸通十年(869年)
惠力寺雙幢	海寧硤石	唐	咸通十五年(874年)(即乾符元年)
浙江博物館經幢	杭州	唐	中和四年(884年)(從湖州移來)
天寧寺四殘幢	湖州	唐	幢身一整三殘
海會寺雙幢	臨安	吳越	寶大元年(924年)(東幢已倒)
下天竺法鏡寺雙幢	杭州	后唐	清泰二年(935年)
虎跑定慧寺經幢	杭州	后晉	天福八年重立(943年)(部分為唐咸通十二年舊物)
虎跑定慧寺經幢	杭州	后漢	乾祐二年(949年)
護國寺經幢	永嘉	五代	年份不詳
梵天寺雙幢	杭州	宋	乾德三年(965年)
靈隱寺雙幢	杭州	宋	開寶二年(969年)
萬佛塔下出土經幢	金華	宋	嘉祐七年(1062年)
雪竇寺經幢	奉化	元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
城隍廟附近經幢	寧波	明	正德五年(1510年)